



风气之究

很有意义和价值的途径。当已成为连接当下与古老文明的一条在社会经济迅速发展的今天，生

蛇年话蛇

□ 王绍忠

十二生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十二生肖首先出现于计时,古代天文学家将一昼夜分为十二个时辰。它依照十二种动物的生活习惯和活动规律,确定为十二生肖。夜间十一点至次日凌晨一点,属子时,是老鼠趁夜深人静,频繁出入活动之时,称为“子鼠”。以此类推排列为“丑牛”、“寅虎”、“卯兔”、“辰龙”、“巳蛇”、“午马”、“未羊”、“申猴”、“酉鸡”、“戌狗”、“亥猪”。

“巳蛇”是根据上午九时至十一时,为“巳时”,朦胧的雾气

已渐渐消散,天空艳阳高照,蛇类此时会出穴觅食,故称“巳蛇”。人们又常把蛇雅称为“小龙”,以示对其尊重和敬仰。蛇每年蜕下的皮俗称“蛇蜕”,又名“龙衣”。

蛇在民间被视为灵性之物,象征着高贵、吉祥和神圣。世人通常把蛇分为“家蛇和野蛇”。在国外,古埃及人称蛇为国家君主的“保护神”,法老用黄金和宝石铸造出眼镜蛇的形象,并被镶嵌进皇冠,作为皇权的徽记。公元前欧洲国家的使节把两条蛇的形象刻在拐杖上,代表“使节权”,是国际社会交往中使节专用的权杖。

蛇还是追求爱情和幸福的

象征,这一意义主要体现在民间传统故事《白蛇传》的情节中。

蛇的又一象征是长寿和财富。在我国传统文化中,蛇和龟总是和长寿联系在一起。练习瑜伽者认为蛇在世間至少可以活500年之久。蛇还是财富的象征,民间传说蛇拥有自己的地下王国,里边储存着无数的宝藏。所以古人想发财致富,便到蛇庙中去叩首行拜、虔诚祈祷。

在我国传统的玉石雕刻中,常常将蛇雕刻成玉佩而佩戴在身上。考古发掘中,发现西周的蛇形玉佩,玉呈浅绿色,温润透明,呈弧状弯曲,双目圆睁,口吐

长芯,身上刻有三竖平行的鳞纹,蛇背和蛇芯上有两个穿孔,便于穿线携带。

舜帝时代后期,十二生肖代表着十二年为一个轮回,周而复始,循环无穷,连绵不绝。福祸寿喜财则相伴相随,彰显出无穷的生命力和享不完的分福、纳不完的吉祥。生肖文化源远流长,它沟通阴阳而化育万物。古人更将众多美好的寓意赋予其身,寅虎生威,未羊开泰,酉鸡吉祥,戌狗旺财,亥猪送福……在社会经济迅速发展的今天,生肖已成为连接当下与古老文明的一条很有意义和价值的途径。

悟在当下

儒学乃经世济民之学

□ 颜炳罡

儒学是自给自足小农经济时代的产物,而现代是市场经济,儒家学说对现代市场经济难道也有用吗?

无论是过去、现在,还是将来,任何经济活动,不管这种经济活动的规模、方式有什么的不同,都是人的活动,都是人在复杂的社会关系所发生的活动,而任何人的经济活动都必须遵循人与人交往的基本原则。市场经济、商品贸易表面上是物物交换,其实在商品交易的背后是人的诚信、素养、学识、品位等等综合素质的交换,是人心与人心之间的交换。现代市场经济,说到底是用信用支撑起来的经济活动,孔子“民无信不立”一语道破了现代市场经济的全部秘密!没有信用,现代市场经济的一切活动与关系都不能建立起来,何经济之有?

如果抱着春节晚会“卖拐”的方式投身于市场经济,利用自己的一点聪明去忽悠纯朴、善良的百姓,去践踏社会良知,可能会赚点蝇头小利,但不可能做大做强,更不可能做久。自古及今,在经济活动中,在商品交易的原则下,儒家要人做“儒商”。何谓儒商?有道德、有文化、有品位、有修养,有经营才干之商人之谓也。

无论是传统的小农经济,还是现代市场经济,人永远是经济活动的主体。无论是古代人,现代人,还是未来的人,只要是人在,在经济活动中就不能不处理义与利的关系、德与财的关系。在荀子看来,义与利,人之两有也。即使是尧舜为君,也不能要求人只讲义而没有利;即使是桀纣为君,也不会让人只有利而没有义。儒商是

现代市场经济,说到底是信用支撑起来的经济活动,孔子“民无信不立”一语道破了现代市场经济的全部秘密!没有信用,现代市场经济的一切活动与关系都不能建立起来,何经济之有?



君子儒,不是小人儒,是将义放在第一位,追求交往中利的双赢、多赢、共赢;而小人将利放在第一位,只追求个人的私利、公司的私利甚至损人以利己、损天下以利己,唯利是图。

今日“毒奶粉”、“毒水饺”、“地沟油”、“毒鸡蛋”等事件就是一批背弃古圣往贤忠告、见利忘义、唯利是图的小人之所为。可以说,背弃了儒家的教诲,唯利是图,这不是现代市场经济的真谛。任何从事市场经济活动的主体都必须具备高尚的“道德情操”,以产品见证人品,用人品去生产商品,这样一个企业才可大、可强、可久。

现代经济人必须善于处理德行与财富的关系。儒家认为,道德是本,财富是末。对一个商人而言,只有在经营中诚实守信,有良好的德行,人们才愿意与之交往,才愿意与之做生意;如果抱定今年“卖拐”、明年“卖轮椅”、后年“卖担架”的心态去从事交易活动,只能自断财路。

财富对人而言,究竟是手段,还是目的,儒家的回答是明确的:财富是手段,实现人生价值、成就理想人格才是目的。《大学》有言:“仁者以财发身,不仁者以身发财。”“以财发身”就是用财富成就个人理想,实现人生价值的最大化,“以身发财”用生命去成就个人财富的增加甚至牺牲生命去增加个人的财富,所谓“人为财死”者也是。

说到这里,有朋友会问:孔子不是有“君子喻于义,小人喻于利”之说吗?孟子不是告诉梁惠王“王何必曰利,亦有仁义而已矣”吗?这岂不是儒家贵义贱利的明证吗?

的确,孔子、孟子都说过这样

的话。但我们认为,孔子所说的君子与小人不是道德、价值意义上的君子与小人,而是就人的社会地位与社会作用而言的。这句话是说作为统治阶层的人一定要通晓道义,维护社会的公平与正义,不能与民争利;作为老百姓要通晓利害,以维护自身的利益。统治者不能既当官,又发财;老百姓不当官,当然可以发财。这就是《大学》中所说的“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,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。”作为国家的管理者不能“以利为利”,而应当“以义为利”,国家管理者最大的利益就是维护社会的公平与正义,而不是以满足自己的私利为利。

有人问,孔子、孟子的义利之辨也好,制民之产也罢,都是就小农经济而言的。有人会问:他们懂市场经济,有市场理论吗?翻开儒家典籍,有关市场理论的论述并不鲜见,而且这些论述还相当深刻,至今仍有意义。这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:

一是通功易事交换原则。“通功易事”是说不仅不同商品凝结的劳动功率可以相互交换,而且不同社会分工之间可以通过自己的劳动交换,保证每一个生命个体生理、心理、安全、成长的需要,保证社会的正常运转。孟子说:“子不通功易事,以养补不足,则农有余粟,女有余布。子如通之,则梓匠轮舆皆得食于子。”有的学者认为孟子所言的“通功易事”是一种非等级秩序。这种秩序类似于西方现代自由主义者哈耶克所言的“catallaxy”,即“交换秩序”。这种秩序是指在一个市场中由无数单个经济(即企业和家户)间的彼此调适所促成的秩序。我们认为,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。

二是自由贸易的理想。孟子

主张“关市讥而不征”,荀子同样主张“关市讥而不征”。“讥而不征”是说各国之间可以设关卡检查货物但不要征税,以保证贸易自由,保证货物自由流通是先秦儒家学者的共识。对此荀子的解释更加清楚。“通流财物粟米,无有滞留,使相归移也,四海之内若一家。”如何使财物粟米,无有滞留,假若一旦滞留又当如何?孟子提出了“市廛而不征,法而不廛”,市场上应提供空地储藏货物,但不能征收货物税;如果货物滞销了,应该依法征购,避免长久积压,这是先秦儒家的工商政策。这一政策至今仍是一种非常有意义的经济学思想。

再者便是反“垄断”的思想。儒家主张贸易自由,反对垄断。垄断一词首创于孟子。孟子对市场垄断持坚决反对乃至鄙视的态度。在孟子看来,古代设立市场的目的在于大家有无相通,由具体的职能部门加以管理罢了。后来有一个低贱的人出现了:这个人登上高处,向左边望望,向右边看看,想将市场的利益一网打尽,即垄断市场。人人都觉得这人太可耻,于是主张向他收税,向商人抽税就这样开始了。当然税收的起源是否如此,另当别论。但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孟子对市场垄断行为的厌恶!

作为以经世济民为志向的儒家在其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,形成了丰富的经济思想,当然在不同时期、不同区域,针对不同的情况,儒家的经济策略、方针、措施等各有不同。如果我们认真研读先贤的著作,一定会从中发现更多对现代经济有启发意义的思考。

(本文作者为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副院长、教授、博士生导师,原文刊登在《儒风大家》)

朴素的乡村民风

□ 柳如

过年回老家,遇到的两件事让我感触良多。

刚进村时,正好遇到自家一位大伯,骑着三轮车呼呼生风,车上拉着不少麦子。一问才知,快到年底,他去串乡换馒头,顺便把一年别人欠他的账清了,收获便是这满车的麦子。生意怎么样?我问。大伯笑着说,还好,农村人要求不多,能生活下去就好。

我知道大伯在村头开了间馒头房,乡亲们来拿馒头时多半是记账,先赊着,很少有用钱来买

的。过段时间,或是打下粮食后,大伯把账找一下,乡亲们就自觉地提着新打的粮食来还账。一切全凭自觉,大伯也不催。

回到家,我不由想起儿时赊小鸡的事,每年开春,赊小鸡的人边吆喝边走进村,你家十只,我家二十只,挑好了,赊小鸡的便细心记到本子上,这些都是赊的,一般都要等到秋后算账。

用城里人的眼光来看,这是一桩颇不合算的生意,但是两厢情愿,讲究的是信任二字,多少年来也都是这个样子的。等到秋后粮食下来了,赊小鸡的便来到村

里,谁家几只,只只不错,村里人回家拿粮食来抵或是用钱把账给还上,人们便等着他下一年再来赊。一年一年如此往复。

如今村里常来常往的不仅有赊小鸡的,赊铁锅的、赊各种家什的都有,全为口头凭证,朴素的乡村民风光不得半点虚假,来来往往只“信任”二字在把持,多少年来的规矩没人会破坏掉。也正因为这份信任,人与人之间才有一丝暖意,而不仅仅是冷漠。

准备返程时,邻居奶奶提着一兜包子颤颤巍巍走过来:“听说你回来了,快来尝尝我蒸的包子,白

萝卜皮的。”奶奶是看着我长大的,热情而慷慨,以前走亲戚爱送馒头,家里来客人奶奶总会送来些,往往蒸一锅馒头都不够分。现在奶奶还是这个性子,蒸一锅包子,送了一圈,她自己往往就没得吃了,可老人家喜欢的就是这个热闹劲。捧着热气腾腾的包子,我仿佛能感受到那份暖暖的乡情。

怀着一分感动,我和女儿踏上归程。老家虽越来越远,可心却越来越远,因为这些朴素的乡亲,也因为这里是我的根。

约定俗成的力量是无穷的,这个我相信。



身边的传统

多年来的规矩没人会破坏掉。朴素的乡村民风容不得半点虚